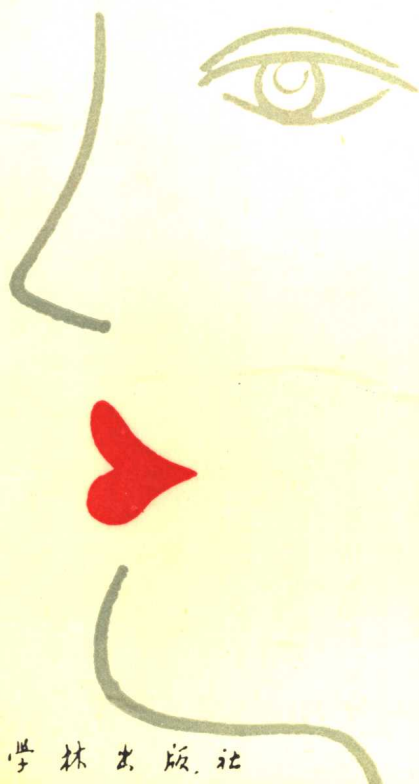


田永昌 蕭 強

綠色風

報告文學集



學林出版社

環色的風

田永昌 蕭強報告文學集

(沪)新登字113号

责任编辑：乐惟清

封面设计：石奇人

绿 色 的 风

田永昌 萧 强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句容排印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5 插页 4 字数 113,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ISBN 7-80510-707-6/I·247 定价：3.9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报告文学集，介绍的人物有著名歌唱演员、画家、世界冠军、围棋女国手、老年迪斯科的创始人以及几位个性鲜明的企业家。在作者的笔下，他们各自的个性和特点，各自的奋斗与追求……融成了一个个感人的文学形象。材料翔实、艺术感染力强是本书的主要特色。



田永昌 1944年10月生于山东青州市。17岁投笔从戎，1981年转业至《文汇报》社。中学时代发表第一篇作品，迄今已出版诗集《啊，飘带》、《望着我的眼睛》，散文集《美之罪》、《湄南河的诱惑——泰国探奇》，报告文学集《名人进行曲》等。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乡土诗人协会常务编委，中国散文诗学会理事，《文汇报》笔会副刊部副主编，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政府经济顾问。



萧强 1963年生于上海。1985年毕业于上海大学文学院，现为上海电视台体育记者。

1983年起在《上海文学》、《小说界》、《萌芽》、《文汇报》、《电视电影文学》等报刊上发表作品。

曾出版电影电视文学剧本集《捂住你的伤口》。

目 录

唱出自己的新世界

——著名歌唱演员张梅珍纪事……………(1)

醉说张一波……………(17)

捧着世界冠军杯不笑的姑娘……………(34)

受难与战斗

——棋内棋外的芮迺伟……………(66)

寻找人生的辉煌时刻

——记老年迪斯科皇后陆鸿斌……………(87)

徐行吹来绿色的风……………(98)

弄潮儿 梅钱荣……………(112)

朴实礼赞

——九华袜厂的纪实与思考……………(127)

兄妹厂长……………(139)

后记……………(154)

唱出自己的新世界

——著名歌唱演员张梅珍纪事

张梅珍所以就是张梅珍，首先在于她的歌声给人的那么一种迷人劲儿。她是上海民族乐团的歌唱演员，唱歌是她的职业。年过三十，艺龄不短，算起来倒也十五六个年头了。她唱了多少歌，连她自己也记不大确切了。她像一只百灵鸟，扇动着翅膀，在大草原上唱，在军营里唱，在工厂和矿山唱，在剧场里唱，还飞到国外唱。她唱到那里，那里的观众便被她的歌声迷住了。我听说有这么一批观众，就喜欢听张梅珍唱的歌；我还听说，也有这么一些听众，打开收音机，不听歌唱演员的名字，居然能听出那首歌是张梅珍唱的。艺术这玩艺儿就是这么怪，不管你是唱歌的、演戏的，或者是在电影制片厂里演电影的，在电视台里演个电视剧的。作为一个职业演员，要唱出来演出来，也许并不难。但是，要使自己唱的歌、演的戏达到一种迷人的劲儿，用行话来说就是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文艺圈子里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有些人，甚至名字前还冠以著名，著

名不够又冠上什么“家”的人，老实说，那歌或那戏，总还缺点迷人的劲儿。正因为此，年纪轻轻的张梅珍达到了这么一步，也只好说张梅珍就是张梅珍了。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这是张梅珍在唱。这是1987年3月19日，在上海《青年报》、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上海民族乐团联合举办的“张梅珍独唱音乐会”上，在上海音乐厅旋转的五彩灯光下，张梅珍在唱。这首歌是男歌唱家朱崇懋唱红的，五六十年代一度风靡全国。我不知张梅珍为什么在她的独唱音乐会上选定这首歌，我只知道她唱得确实很有味，很迷人，属于她自己的风格。她用深沉而又含情脉脉的歌声，唱出了星垂地阔的草原之夜，把青春献给了边疆的男儿随着琴声思念远方情人的深情。张梅珍的嗓子天生是甜的，甜的嗓音融汇进原本是男声的情况，实是动听极了。她在动情地唱着，观众在动情地听着，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凝固了，只有这歌声像清清的溪水，从那夜的大草原上流来，流进了观众的心中。一曲终了，张梅珍的眼角里有晶莹的泪花，台下的掌声却像瀑布般轰鸣。这台音乐会她是独唱音乐会，独者，一个人唱也。她一个人既唱《拥护八路军》、《采红菱》、《打着山歌过横排》等十四首中国民歌，又唱《我的祖国》、《让世界充满爱》、《蝶恋花》等观众比较熟悉的七首电影电视戏曲及新创作歌曲；她还唱中国的古典歌曲《阳关三叠》、《胡茄十八拍》以及《洪湖水浪打浪》、《为什么二黑哥还不归来》等五首歌剧选曲。她唱得都很成功。尽管这些歌许多演员唱过，但此刻送入观众耳际的是张梅珍独唱的。独者，还应是人无我有，人有我独。唯其如此，方不失独唱音乐会的含义。观众的不息掌声，专家的好评，报纸电台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赞誉，标志着张梅珍独唱的成功，“独”得很迷人。

这又是一个场面，一个极为动人的场面。这是在黄浦体育馆内，为纪念“三八”妇女节，工人、农民、武警、解放军、机关干部等各条战线的观众云集，欣赏文艺界的演员们表演的各种节目。说是张梅珍的歌声有那么一种迷人劲儿，还真是迷人得可以。她唱了一首《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她的嗓门音区亮，该高的唱出透明度，该中的唱得悦耳动听，引来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欲罢不能，再唱一首《谁不说俺家乡好》。这下单用迷人似乎不太够了。这样的情景，据张梅珍自己说，她也是第一次见到。当她唱到“一座座青山紧相连”时，“哗……”场子里的农民观众随着歌声鼓起掌来；唱到“解放军是咱的亲骨肉”时，“哗……”那正侧耳静听的解放军官兵随着歌声鼓起掌来。歌声甜润悦耳，掌声此起彼伏，也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场子里有农民和解放军嘛！我倒要问一句，这些年来，演员下农村、到连队，唱这首歌的人也很多，为什么没有或很少有这种场面呢？张梅珍所以是张梅珍，所以她唱的歌达到了这样一种效果，用行家的话说，是她功底不浅，演唱的气息很好。还有呢？是用她的感情，唱青山则青山在眼前，唱解放军则对解放军充满了爱。她用全部的感情，扎实的功底唱出了迷人的歌声。迷人的歌声迷住了观众，随着歌声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来。这样的情景，对张梅珍来说，以后又碰到不少。

张梅珍是唱民歌的。这几年，港台风一刮，西北风一吹，搞民族音乐的就有那么点被冷落了。别说是张梅珍，就是名气再大点儿的，想迷住那些整天“一把火”的年轻人，谈何容易！别说迷，上台后不给“嘘”下来就蛮给面子了。可张梅珍的歌居然把年轻人迷住了，迷的场合又非同一般——1987年在万体馆，还是和台湾红歌星费翔同台演出。人们也许对上海出现的那股“费翔热”还记忆犹新。为了一睹费翔演唱的风

采，黑市票翻了多少跟斗，为了搞到一张万体馆的票子，小青年请病假彻夜排队的又有多少。怪了。就在“费翔热”的晚会上，迷人的费翔和他的“一把火”等歌声引得观众跺脚叫好，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张梅珍呢？也在这天的台上亮相了，居然一连唱了两首歌，居然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居然两首歌唱完，观众还鼓掌要“再来一首”。张梅珍呀，面对着场内黑压压的被费翔的歌声激动起来的观众，站在那旋转着变幻着的五彩灯光下，她唱起来了，唱的什么歌呀，是《血染的风采》，是《草原之夜》。唱完后，不仅迷住了观众，也迷住了费翔。当时，费翔听罢她的歌，不住地微笑着点头，似乎在说：“张小姐，你的歌唱得很迷人呵！”

张梅珍的歌声迷住国人，这自然不易。张梅珍的歌声迷住了“老外”，为国争光，同样也不易。这是1985年的秋天，她随团东渡日本，演唱了《阳关三叠》。她是身穿一套唐代女装，披着波浪长发唱的。她几乎是含着泪唱的，唱得是那么委婉、忧怨，唱得是那么深情跌宕，她唱出了两位老朋友分手，此去天涯茫茫各东西的万般离愁别绪。音乐可以打破国界，迷人的歌声照样沟通心灵。她的演唱引起了轰动，许多日本听众称赞她唱得好，说她像杨贵妃。其实，今天的人们有谁见过杨贵妃呢？观众们说的“像”，不过只是张梅珍穿的服装及其歌声中传出的情绪达到了那种境界罢了。更有意思的是，张梅珍随团在新加坡演出时，她在台上唱《四季歌》，新加坡的副总理王鼎昌坐在观众席里，居然边听边跟着打起了拍子。

我和张梅珍很熟，但毕竟不在一个单位，毕竟干的不是同一个职业。不过，就我耳闻目睹的这些，也够说明我要想说明的第一层意思了。

张梅珍的歌声是迷人的。这不排除她天生有副好嗓子。嗓子是本钱，这对一个以唱歌为职业的人来说太重要了。据张梅珍的妈妈对我说：梅珍小不点儿时嗓子就好，那时收音机里播放的是《大红枣儿甜又香》，她听了后跟着唱，虽然免不了走调，但那声音是润润的，甜甜的。那时外边流行的是“北风吹，雪花飘，雪花飘飘年来到”，真的，过年的时候，她也边唱着歌儿边学着喜儿的动作起舞，虽然唱、舞得惹人发笑，但那笑声是因她那天真的舞姿和甜甜的嗓音赢来的。那时，做妈妈的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会成为今天的著名歌唱演员，但妈妈听着女儿甜甜的歌声，心里很高兴，因此，高兴时对她提出的因学唱学跳要买的东西总是尽量满足。有一天，小梅珍跟妈妈上街，被一双小舞鞋吸引住了。做妈妈的买点小菜总要反复掂量掂量手中的票子，这时却一点儿也没有犹豫，掏出钱来就买下了。小梅珍高兴地穿着小舞鞋，边唱边跳着跟妈妈往回走。天哪，一进家门，小舞鞋跳破了。破了，妈妈也高兴。因为妈妈全看在眼里，这鞋不是顽皮踢破的，而是跟着她唱着歌跳着舞在路上跳破的呀！

嗓子好是讨人喜欢。张梅珍也说，她父母没多少文化，更不懂音乐，但给了她一副好嗓子。这一点也不假。张梅珍在艺术的道路上比较顺，嗓子确实起了关键作用。世界不管多大，人生不管多么复杂，爱才之心怕也是多数人皆有吧。不才明主弃，天生我才必有用，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也就是凭着她这副好嗓子，当她还扎着小辫儿、在杨浦区的中学读书的时候，被吸收进了杨浦区文化馆的中学生合唱团，开始参加合唱，后来又担任独唱，再后来凡是市里、区里需

要合唱团参加演出时，重要的独唱节目总少不了她张梅珍。大概也就是这副好嗓子吧，当她十五岁时，有部电影叫《出发之前》，需要在全市挑选一个配唱主题歌的演员，杨浦区文化馆首先便保荐了她。这天，各个区保荐来电影厂应试的有百来号人，挑来筛去，佼佼者是她张梅珍。1976年，她又被上海市青年宫艺术团选中，成了这家虽是业余但名气颇响的艺术团的主要独唱演员。事隔一年，兰州部队文工团来上海招文艺兵，那招考的官儿听了张梅珍的歌，当即便拍板把她给带走了。在部队文工团里，她也是台柱子，还赢得了个“小马玉涛”的雅号呢！就是后来脱下了军装，复员回到了上海，她这甜甜的嗓音又使她顺利地进了上海民族乐团，成了团里挑大梁的独唱演员。确实很顺，顺得让人有点儿眼红。

好嗓子当然是本钱，这个世界上干什么事都要有点本钱。假如张梅珍没有这点本钱，张梅珍也许就不会是今天的张梅珍了，可以是做工的张梅珍，也可以是从事教育工作或做个什么营业员、会计之类的张梅珍了，而决不会是站在舞台上用歌声迷住观众的张梅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有点本钱的人都会利用自己的本钱，都会从自己希望的港湾扬起风帆，驶向自己所希望的成功彼岸。这里面机遇很重要，人生的道路曲曲折折，机遇之神并不是降临在所有有本钱的人身边的。对于张梅珍，人们往往只看见她顺的一面，似乎全是机遇的一面，其实，机遇大多是她自己争取来的，争取到手后便抓住它，决不轻易放过。

她参加中学生合唱团的机遇就是她自己争取来的。“做完了一天的功课，让我们尽情欢乐”，张梅珍呢？做完了功课，她的欢乐就是唱歌，不唱歌就有点难受。她很想参加杨浦区文化馆的中学生合唱团，同学中有的被推荐参加了，就没她的份。她很委曲，有什么办法呢？她的家庭成份有点那个，

“唯成份论”真是害死人。多少有点才能的人就是被这个成份给扼杀了。张梅珍虽小，却懂得自己培养自己。下课后，同学去合唱队排练，她也跟着去，坐在一边去看，去听。天长日久，合唱团带队的沈老师发现了她。这个小姑娘倒有点意思，这么喜欢听合唱团唱歌。怎么样，也来唱一支吧？这天晚上，沈老师让她唱，她唱了，唱得让沈老师惊奇了。这么甜的嗓子，怎么没被推荐到合唱团来呢？很快，沈老师知道了个中原由。沈老师啊沈老师，实在不忍心看着这可爱的百灵鸟被拒之门外。她去找学校，又再三做文化馆领导的工作……最后终于牵着张梅珍的小手进了合唱团。假如张梅珍不是经常跟着去合唱团呢？嗓子再好，沈老师也未必会发现她。再说为电影《出发之前》配主题歌吧，推荐她，这无疑给了她机遇。有机遇并不等于就是成功。参加应试的百把号人，全是各区推荐的，全有机遇，百把号人里她为先，问题在于她下的功夫比别人多，她把这难得的机遇变成了成功。正是这样，清晨，阳光还没来到她家的窗棂，张梅珍已经在早早地练发声了；中午，上课铃还没响起，她又抓紧时间请音乐老师指导唱法了；还有晚上，她更是最后一个才离开文化馆的……

冬去春来，花开花落。跋涉在艺术之路上的张梅珍到底洒下了多少汗水，只有她自己知道。嗓子好惹人喜欢，但也容易遭到同学的妒忌和排斥。因此，她更需要比别人多付出汗水，甚至泪水。这样，才能让那些小心眼的人说三道四也只能放在人背后。人家送她一个“小马玉涛”的雅号，其实，她那时和马玉涛连认也不认识。她喜欢马玉涛的歌，特别是《马儿啊，你慢些走》这首风靡全国的歌。为了唱出这首歌的味道来，她常常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反复琢磨。有一天，她正在唱，人家还以为是她在放马玉涛的录音呢，推门一看，才

知引吭高唱的是张梅珍。那时，她随文工团在戈壁滩、河西走廊，在哨所军营演出，只要听说来了张梅珍，战士们就非要她唱《马儿啊，你慢些走》不可。战士们喜欢自己部队的歌唱家马玉涛，马玉涛没有到过的地方，现在让“小马玉涛”的歌声给填补了。照说，像张梅珍这样的演员可以在文工团里干下去，可她还是离开了，她是含着恋恋不舍的泪水离开的呀！也照说，像张梅珍这样的演员，回来了，文艺单位还不是抢着要。然而，那是1979年。即使是现在，事情也并非如此。并非你有才，用人单位就拱手请你进去。如真是这样，“关系学”也从此不必“研究”了。张梅珍呀张梅珍，张梅珍回到上海进了民族乐团，是她考进去的，是她用自己的汗水、用自己的嗓子拼搏进去的。当时，民族乐团恢复不久，公开向社会招聘演员，这是机遇。可张梅珍兴冲冲地赶去报名时，报考人数已超过几十倍，早已截止了。刚到手的机遇又远离而去了。泪水流了下来。有人说她是个傻女子，可不是吗？招考的消息早就知道了，干吗不早点报名甚至找人通通路子呢？何况手里还有在部队时那足以证明自己才能的有关材料。她不，她在练唱，去报名前一天夜里，她还在灯下，还在小小的斗室里练呢。她想把《马儿啊，你慢些走》还有其他的歌唱得再好些。她要凭她自己的歌声敲开民族乐团的大门。现在晚了。她只能看着别的应试人唱。这就是张梅珍，如果换了别人，报名截止了，走吧，看别人应试岂不更加难受。她呢？想的是即使不能应试，听听众多应试者的歌，对自己今后进一步的提高不也有好处吗！招考的老师还很少遇见这样的报考者呢。准许她进了考试现场，看别人角逐。末了，又破例让她这位截止报名后的应试者也唱一曲。机遇来了，她很激动，但很快又平稳下来了。

“马儿啊，你慢些走哇，慢些走，

让我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

歌唱完了，那歌声似乎还在招考大厅里回响，她要离开这对她来说希望很小很小的乐团了，希望却微笑着向她走来。她被上海民族乐团录取了。

以后呢，以后的路也并非平坦。进了民族乐团，这是国家一流的文艺团体，强手云集，竞争激烈。领导培养是一回事，自己的努力又是一回事。你有才，领导不培养，实践的机会不多，唱得再好也没用，只能“空怀壮志心悲切”了。培养你，一年，两年……还是那个水平，怕也是“一样的歌声一样的平”了。张梅珍呢？当然希望得到领导的关心和培养，当然不希望被搁在一边。但她更希望的是那辉煌的艺术峰顶，攀登的路上，那深深浅浅的脚印里灌满的是她自己的汗水。有希望时，她留下汗水，没有希望时，她创造希望更要留下汗水。上海的青年歌唱演员中，张梅珍是第一个举办独唱音乐会的。还是电台举办的《星期广播音乐会》呢！通过黄浦江畔的电波一直传到华东的六省一市。那年，她才二十四岁，人家多眼红呀！文艺界不乏这样的演员，开了音乐会呀，演了什么戏呀，先忙乎着找记者，请领导，请名人捧场。这确实也管用。这也无须多怪，见怪也不怪。谁不想出名，没名的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一个机会，有名的更想名声再大些，问题在于是不是货真价实。对于张梅珍来说，为了这第一次的独唱音乐会，她第一次感到了小时候看《西游记》时，孙悟空被太上老君关在炼丹炉中时的那样一种心情。那时，她真替孙悟空担心，七七四十九天，会不会化为灰烬。看到后来，她笑了，因为孙悟空凭着真本事出来了，那一炼，不仅没炼掉孙悟空一根毫毛，反而使其名声大震。张梅珍呢？此时的张梅珍感到这个独唱音乐会就好比是炼丹炉，要么在这里炼出点名堂来，要么化为灰烬。尽管她的歌是唱过多少遍的，尽管她的

歌观众是熟悉的，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她一点儿也没有掉以轻心。不必多去描述那些天来她是下了多少功夫了。连她的妈妈见了都怪心疼的。音乐会开下来，非常成功。每一首歌都唱出了她当时的水平，每一首歌都通过她的喉咙送出来，送到了上海音乐厅里的观众耳中，又通过电波，传到了收音机旁的听众耳中。“唱得太好了！”是的，是唱得太好了。她从舞台上姗姗走下来，她从“炼丹炉”里从容走出来，她获得了成功。

不过，张梅珍很累，唱得很累，活得也很累。没有什么人去为她铺路，她每走一步，不管成功与否，那每一段路全由她自己去铺。唯其如此，她很累，也很踏实。唯其如此，张梅珍所以就是张梅珍。这正如张梅珍告诉我的一句话：“我的路在何方？我的路就在我自己的脚下。”这大概也是我说张梅珍的第二层意思了。

三

张梅珍的歌声是迷人的。天生有副好嗓子也好，艺术上的刻苦勤奋也好，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文艺界也不乏这样一种演员，天赋好，也很刻苦，但若说他们的功夫是否已达到迷人的劲儿，则不敢恭维了。张梅珍所以就是张梅珍，是她对艺术上矢志不渝的追求。追求，不仅仅是刻苦，还应该是对艺术的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深刻理解；追求应该是一种力求使自己达到古人说的那种登山则情满于山，临海则意满于海的那样一种境界；追求更应该是如同诗人写出的作品那样进入一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天地。

我不敢说张梅珍已达到这么一种境界了。但我可以说张梅珍一直在追求这么一种境界，努力接近或达到这么一种境

界。过去，人家雅称她为“小马玉涛”，她唱出来的韵味确实酷似马玉涛。后来，她对自己不满意了。这年，她专程赴京拜马玉涛做老师。马玉涛很高兴，专门腾出了女儿的房间给她住。马玉涛也听说了上海的这位“小马玉涛”。不过，马玉涛除和她谈艺术、带她走师串友学艺外，更多的是推心置腹地谈一个演员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演唱风格。那些日子里，张梅珍也发现，即使是马玉涛，这位已经在艺术上创建了自己独特演唱风格的艺术家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还在不断创新。是呵，一个有出息的演员，不应该停留在像谁上。像者，模仿也。模仿得再逼真，那风格毕竟还是人家用心血创立的。遗憾的是，这些年来，我们的新闻媒介和某些专家，对一些青年演员一会儿像这个，一会儿又像那个而津津乐道，有的青年演员还听后飘飘然，实在可叹。张梅珍呢？假如张梅珍还是停留在像马玉涛上，今天的张梅珍充其量也不过是“小马玉涛”了。张梅珍在艺术上，不放弃吸收、借鉴，凡是好的都学，但更多的是在寻求着属于自己的神韵。有人评价她的演唱风格十分宽广。对的。作为一个民歌演员，她兼收并蓄。江南民歌的抒情，北方民歌的粗犷，古典乐曲的忧怨，中国戏曲的细腻等等，她都唱，而且都在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演唱风格。你如果到她家中，准会发现张梅珍并不都是在唱民歌，她听黄梅戏，也唱评弹；你仔细听听她的发声方法，不难发现她既以民歌唱法为本，也揉入了西洋发声法。艺术这东西总是触类旁通的。有人赞赏她的歌传神，自然大方，清淡亲切。对的。人家评价一句容易，为了这个评价，张梅珍耗费了多少心血。有人对自己的每一次演出，只要有掌声就兴高采烈。她呢？既使掌声再多，却常常是冷静地思索多于情绪的激动。记不得是哪一次了，张梅珍演唱回来，夜已经是十分的深了，她还在回味着已经结束了的演出。她唱得